



当鸡毛对抗鸡毛

——从动漫（卡通）的妖魔化谈起

When Chicken Feature Confronts Chicken
Feature-to Start with
The Devilism in Animations

● 谢鹏 Xie Peng

1、波普

从1992年的黄一瀚到2005年大山子《下一站，“卡通”吗？》的展览，我又看到了架上绘画中对所谓“卡通”样式视觉造型的重塑——那是80年代“政治波普”对公共视觉形象“再塑造”的一个余波，其再塑造的对象从“文革样式”到“卡通样式”的变化反映了架上绘画艺术家们注意力的转移，在这里面，画家们年龄的差异可能要大于作品间的差异——20年的时间——被艺术家竞相标榜的批判性已经荡然无存——接下来的仅仅剩下“后张晓刚”时代的风格投机。

2、卡通、动漫、漫画

“manga”和“anime”已经成为正式的英语单词用来特指日本漫画和日本动画，而对于日本文化以漫画、动画、游戏的方式向全球市场的渗透，中国的主流文化显然是缺乏准备的，

汉语中“卡通”、“动漫”、“漫画”几个词的意义含混就说明了问题。在汉语中，人们发现原来的“漫画”、“连环画”等概念无法准确涵盖日本漫画的全部内涵，尤其是在绘画样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新词，这个问题十年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想，所谓解决并不可能以一个创造性的新词来完成，这里面折射出的问题是主流文化对“manga”和“anime”的陌生和失语。

后殖民主义、改革开放以及近代东亚历史是这一问题具体展开的背景。在文化领域我们向西看，文化消费也是以西方为坐标，公共媒体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一个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的陌生国度的国内艺术奖项的评选……在汉语书籍中随处可见庸俗的“中西”文化二元论，在这个二元论框架下，人们可以完全漠视世界上其它重要的文明形态：伊斯兰文明、印

度文明……当然更有理由漠视那些历史上曾经被中国儒教文明影响的东亚文明。

对于悠久历史的自大、对于异质文化的无知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造成了当代一部分主流人群面对日本当代文化的一种尴尬心境，在这个背景下形容词“变态”被频繁使用，它表明了一种拒绝理解对方的强硬姿态，而这种把对象宣布为“非正常”的方式，恰恰是失语的另一种表现。

3、妖魔化

妖魔化是一种有计划的谣言。一般都以该文化中的邪恶典型为模板对妖魔化的对象进行重新塑造——把对象竭力塑造成道德败坏的、心怀不可告人的可怕阴谋，并且对“我们”造成了实际的威胁。这个“我们”是蓄意制造出的集体想像，它连接的是“一小撮”话语制造者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以及数量上更多的不知情者。所以我们可以说“妖魔化”是建立在偏见基础上的话语政治。

其实对动漫的妖魔化，以及对电子游戏的妖魔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把青少年出现的一系列行为失范归咎为外来新事物的诱惑——这是一种缺乏反省能力的不负责任的推托。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失范，旧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为人们提供实效性的价值观支持——原来那些高坐庙堂之上的卫道士们满眼只有锦绣繁华，当洪水冲破庙门的那天，他们惊慌失措之余第一个可以想到的事情大约就是尽快揪出一个替罪羊吧。

回想当年邓丽君歌曲妖魔化事件的前后，其实和今天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当那些异质文化成功地参与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无可辩驳的既成事实后，妖魔化也就失去了成因和动力。文化以人成长的“代”为单位演化，原来属于边缘的根据结构调整的需要也可能被塑造成为主流的——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4、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鸡肋？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青年文化思潮实际是对人类加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工业大生产要求的制度化、西方文明标榜的个人主义、以及当时的冷战格局）做出的反应，而其在动漫画领域表现得甚为温和，但是与其它一切消费文化一致的就是对个人主义的顶礼膜拜。而在制度化的压力下，青年把自我实现的实践转向消费（观赏）活动，而对抗体制的方式也由凭借暴力转向自我纵欲和不合作（反社会化）。

21世纪以来经济领域的锐意改革与文化领域的持重与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众文化的主流是一小撮人制造并输出的融合了消费主义、庸俗进步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想像，而在制度的空隙中生长的青年亚文化其尴尬只如裸岩间的艾草，它既难以赢得大规模的市场，又缺乏崇高话语权的支持，仅仅以“灰色”的方式流传在不能成功的体制化、社会化的小范围人群中。这使得青年亚文化一方面百折不挠，一方面又难以成荫……

就如同美国的年轻人把黑人音乐或者禅宗作为借口以反抗体制的情形类似，在中国，青年也以异质文化为途径在完成他们自己的企图。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接触外界的机会，但是相对保守的文化体制又同时抑制了他们创造性反抗的大部分可能。而在这一大背景下进入视野的动漫画（卡通）由于其自身文化身份特征，社会功能身份的习惯性分配的结果，消费市场对新漫画的定位和要求仍然是继承自传统漫画，并且由于新力量之薄弱，更不具备对自我身份重新调整的能力，自然得不到学院大墙内“精英”的同情，而是被当作了大众文化的一个视觉象征符号。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卡通”正在改写着人们的视觉经验，这是一种来自低层的能量巨大的潜流“其压力来自海外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实际执行者却来自本地”。而如果就此点而论，当代架上绘画对公共视觉经验的影响相比而言恐怕不会更大。

5、结束语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文化自身的调整，其中青年文化无疑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同时也将是再一次的文化融合。作为成熟文化特征的保守主义在制度的保证下格外光鲜。问题是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大趋势面前，保守主义者是否能够真正扮演好自己份内的角色？

- 1、4号回收站 漫画 王一飞
- 2、收音机头的爱好者 漫画 王一飞
- 3、运猪车 漫画 阮效果
- 4、暴力禁止 漫画 阮效果

